



玛丽尼娜
侦探小说系列

受害人： 微不足道的庶民

高苑/译

[俄] 亚历山德拉·
玛丽尼娜 / 著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659768

47.275

MLN

12

玛丽尼娜侦探小说系列

受害人： 微不足道的庶民

[俄] 亚历山德拉·玛丽尼娜 / 著
高 苑 / 译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受害人:微不足道的庶民/[俄]玛丽尼娜著;高苑译. —郑州:
河南文艺出版社, 2001.9

(玛丽尼娜侦探小说系列)

ISBN 7-80623-296-6

I. 受… II. ①玛… ②高… III. 侦探小说-俄罗斯-现代
IV. I5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51503 号

图字 16-2001-023

原文名称:Имя потерпевшего: Никто

本书根据 ЗАО «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«ЭКСМО», 1999 年版译出

本书中文专有出版权通过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获得

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安阳市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90×1240 毫米 1/32 印张 4.625

字数 112000 印数 1—4000

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 6.3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印刷厂联系

致中国读者

中国正在翻译我的书,我那些可爱的主人公们现在要讲汉语了,这令我十分高兴和惬意。我特别希望你们阅读时不但关注俄罗斯产生犯罪的情况和原因,而且关注我们国家里今天人们生活状况如何,他们在思考什么,梦想什么,希望什么,担心什么。我的书是写爱情、嫉妒、仇恨、报复的,是写友谊与背弃、荣誉与耻辱的,也就是写每个人都容易理解和感到亲切的事物,而与其所在的国度和使用的语言无关。

我愿意相信,你们阅读我的书会得到哪怕是少许的快乐。对你们能阅读我的书,我先致谢意。祝你们成功,安康,幸福!

谨致敬意与爱忱。

亚历山德拉·玛丽尼娜

主要人物表

塔尼娅——圣彼得堡市内务局侦查员

斯塔索夫——莫斯科天狼星电影制片公司保卫处处长,塔尼娅的丈夫

伊拉——塔尼娅前夫的妹妹

伊萨科夫——圣彼得堡市内务局局长,塔尼娅的上司

丘达耶夫——圣彼得堡市内务局侦查员

索菲娅——圣彼得堡市一寡居老人

苏里科夫——索菲娅家的房客

娜斯佳——莫斯科市刑侦局侦查员

维塔利——索菲娅的孙子

叶林娜——索菲娅的儿媳,后改嫁什卡布尔

什卡布尔——牙科医生

……俄罗斯每年有数万孤寡老人消失得无影无踪,他们的全部“过错”仅仅在于他们拥有自己的私房。据不完全统计,至今年(1996年)3月底,莫斯科有3500多孤寡老人办理了合法的换房证,但是他们一直没在新住地露面。在圣彼得堡,这样的独居老人近1500人。这些人已经不在人世……

——摘自《论据与事实》1996年第31期

我们对知己负有责任……

——法国作家安托万·圣埃克苏佩里

第一章

伊拉的眼神里透着心慌意乱。这种慌乱的神情一个月前就出现了,从那时起始终没有消失。正是在一个月前,她的至亲好友塔尼娅说要移居莫斯科。这儿的工作和习惯了的生活当然很好,不过,得设身处地为塔尼娅想一想。塔尼娅的丈夫住在莫斯科,小两口分居两地寂寞难忍。而且根本……

“什么根本不根本?什么根本不根本?”伊拉大声嚷道,几乎要哭起来,“没你我怎么办?你替我想过没有?你走了我怎么办?”

当然,关键倒不在塔尼娅走后伊拉无事可做,她会因寂寞和无所事事感到精神痛苦。不过话说回来,这只是她不愿意塔尼

娅走的原因之一。伊拉的亲哥哥米洛瓦诺夫曾是塔尼娅·奥布拉兹佐娃的第一任丈夫。后来他们离了婚，米洛瓦诺夫决意移居加拿大。不过，要想在繁华的西方开始新的生活，必须有钱，而且需要一大笔钱。搞钱的办法只有一个：卖掉在圣彼得堡市中心的三居室住宅。他的想法是：卖掉房产后他去加拿大，塔尼娅回娘家 and 年老的父亲一起住。说心里话，塔尼娅根本不同意卖房子，市中心的房子非常值钱。当然，卖房子的钱有一半得归塔尼娅，因为房子是他两登记结婚后买的，应视为两人的共同财产。后来达成了一个当时让人们觉得奇怪但是各方又都满意的协议：三居室住宅不动，卖掉伊拉刚装修不久、非常漂亮的一居室住宅，伊拉搬过来和塔尼娅一起住；两人住三居室的房还算宽敞，而且她们俩脾气相投，合得来，她们认识多年，亲如姐妹；以后塔尼娅再给小姑子买一套不亚于原房的住宅。这意味着伊拉将把塔尼娅的家务和生活全揽下来，因为塔尼娅既不会干家务活，又没有时间去干。塔尼娅将利用省出来的时间拼命写侦探小说，把赚的稿费存起来，日后给小姑子买房子。能不能买成房子在很大程度上全靠伊拉。如果前夫的妹妹不和她住在一起，她就没法腾出时间来写书，所以，能靠写书赚钱，与伊拉搬过来住并把家务活全包下来有直接关系。

没过多久，就证明她当时贸然做出的决定是正确的。如果说以前塔尼娅只能抽休息时间写侦探小说，那么自从伊拉搬过来后，她不仅节假日有了闲暇时间，而且整个晚上都可以写小说。没几年工夫，塔尼娅以塔尼娅·托米林娜为笔名一本接一本出书，由一个刚出道的年轻作者很快跻身于俄国五大侦探作家，后来又成了三大优秀侦探作家之一。起码成书的数量就是证明，而且丰厚的稿酬也令人艳羡。

攒足能够买新房、做欧式装修和置漂亮家具的梦寐以求的钱数，指日可待。塔尼娅却突然说要移居莫斯科，投奔自己的丈夫。

“你难过什么？”塔尼娅一听伊拉抱怨便笑起来，“市中心这

么宽敞的大房子留给你。没必要张罗买新房子,家具是现成的,一时也用不着装修。住这么阔气的房子你应该高兴才是。把你的个人生活好好安排安排。”

“我有什么可高兴的?”伊拉啜泣着说,“和你在一起我一直有事干,每天早晨一醒就知道今天干什么。最主要的是我每时每刻都明白我为什么要这样干,追求什么。我有追求,可现在还有什么?”

“我给你说,伊拉,”塔尼娅摇着头责备说,“这是早晚的事。我可以攒够钱给你买套房子,你搬过去一个人住。我们俩总不能这样一块生活到成了老太婆。”

“为什么?”每每说到这里,伊拉总是提出同一个问题。近一个月来她们几乎天天谈这个话题,每每说到这里,伊拉总是问“为什么”,瞪着一双眼泪汪汪的眼睛看着塔尼娅,说:“我们为什么不能永远在一起?怎么,我成了你的累赘了?”

“伊拉,你要明白,你是个年轻女人,你应当有自己的生活,而不是陪我生活。你应当建立自己的生活,相夫教子,而不是以我和我的书为伴。”

“塔尼娅,你就把我带上吧,”伊拉央求道,“别把我扔下……”

塔尼娅心里十分难过,事情闹到这一步她觉得内疚。6年前伊拉搬过来住时,谁也没料到会是什么结果,不过大家都觉得这样做里外都有利,塔尼娅不仅没有丢掉房产,而且白得到一个完全可以信赖、能够使她腾出时间搞创作的操持家务的人,而前夫也能拿到一笔钱,能在加拿大开拓自己的事业,大家都满意。当时谁也没有考虑日后情况有变怎么办。

伊拉搬到塔尼娅处住后不久大学毕业,自己的专业一天没干,从此全身心地为天才的塔尼娅服务,天天为她忙前忙后。伊拉学会了为她精心安排生活,使她不白白浪费时间,耽误写书,甚至不浪费一分一秒。譬如说,如果塔尼娅说声该去美容院了,伊拉就会亲自去找她们固定的美容师,仔细翻阅他的预约登记

簿,选择对塔尼娅方便而且保证能去成的时间。无论如何不能选晚上,因为一天中总会有意想不到的情况,一个顾客耽误一会儿工夫,到晚上就会往后推三四十分钟,塔尼娅就要多等三四十分钟的时间。无论如何也不能选星期六,因为塔尼娅如果不上班的话,她可以用一整天的时间来写作。最好选平日的早晨,让塔尼娅早起一个半小时,反正花的是睡觉时间,而不是写书的工夫。选好时间后,伊拉还要问清美容师到时候有没有塔尼娅用的化妆品,做美容和按摩的设备现在有没有故障,美容师本人眼下感觉良好,还是有感冒或其他疾病的症状。她怕塔尼娅按约定时间一大早起来,可是美容师不在,人病了,要不就是美容设备出了毛病,或者没有最适合塔尼娅皮肤用的那种化妆品等等。去美发厅、裁缝店和修指甲屋也是这样。去商店同样如此,如果塔尼娅想买鞋子、套装或者大衣,伊拉必定先挨个商场转一圈,看看塔尼娅喜欢的式样挑选的余地大不大,问清最近是否有打扫卫生日或者盘点日,商场不营业,问清近日进不进新货。待一一打听清楚后,她才开车拉着塔尼娅去商场。应当说伊拉想得面面俱到,经她这么安排,塔尼娅每次去商场从没空手而归过。

是的,这真像神仙般的生活,只有一桩事美中不足:伊拉倒是掌握了一门集女侍、心腹、伴妇、女管家和厨师于一身的专业,但是这门专业在社会上派不上用场。她在大学学的东西早已忘得一干二净,因为毕业后这么多年一次也没用过。她和塔尼娅住在一块儿,对她来说似乎不存在工资问题,因为她的一切花销塔尼娅全包了下来,甚至休假或到海边疗养都带着她。可是现在怎么办?塔尼娅去了莫斯科后她怎么生活?靠什么生活?到哪儿去上班?干什么工作?她没有一技之长。再开始学门专业?

有一段时间,伊拉很想结婚成家,她在心里盘算,等塔尼娅攒够了钱,给她买一套新房,她和心爱的丈夫住在那里,生儿育女。塔尼娅一直劝她,说个人大事千万别拖,如果有了意中人就马上办喜事,因为以后再找就晚了。塔尼娅说:“房子很宽敞,我

们住得下,又不挤。如果你看中了谁,赶紧结婚。如果以后合不来,你随时可以离婚。”塔尼娅自己就是这样做的,现在她已经结过三次婚。但是伊拉不知为什么总是犹豫不决,先后找过几个自己喜欢的男人,以后又陆续分了手,始终没有结婚。有一次她说:“我不想把个男人带到咱们家里来,老担心他会靠你的钱生活,因为咱们也不能分家,你说对不对?”塔尼娅生气了,说了不少听起来亲切实际上是骂她的话,但是丝毫改变不了伊拉的主意。现在,已经28岁、没有丈夫、没有职业也没有工作的伊拉,瞪着一双噙满泪花的大眼睛望着她问:

“为什么?为什么我们不能永远在一起?”

每每看到这种场面,塔尼娅真想下狠心说:

“伊拉,我们当然会在一起的,还和以前一样。你千万不要担心,我们的生活不会有变化。至于斯塔索夫,那有什么?斯塔索夫是个大人,没有我他也能凑合着过,你要知道,对我来说,你比他更近、更亲。我认识他总共才一年半,可认识你快10年了。”

不过话说回来,塔尼娅难以取舍。她有两个心爱的人,一个是伊拉,一个是丈夫。你说让她取舍谁?只能采取一个折中的方案,把仨人合成一家。卖掉圣彼得堡的三居室房子和斯塔索夫在莫斯科的一居室房子,再添上准备为伊拉买房子的钱,足以买一套相当好的宽敞住宅,还能按自己的爱好装修一番,再添置几套上好的家具。仨人住在一起,斯塔索夫和塔尼娅上班,伊拉仍旧操持家务,大家都满意。不过,塔尼娅心里明白,这样做不对。伊拉自愿地为塔尼娅掌管几年家务,想以此帮哥哥和哥哥的前妻一把,这是一码事,干一辈子家务活则是另一码事。这样做不论对她个人的事业来说,还是对她的生活幸福来说,都是毫无前途可言的。不管怎么说,伊拉还年轻,头脑简单,喜欢像现在这样生活,所以明天怎么生活她连想都不想。现在她年轻漂亮、身材修长、一头黑黑的秀发,甚讨男人喜欢,还经常干出浪漫的风流事来,自由地在家和情人相会,而且不用选塔尼娅上班

的时间，她们住得相当宽敞，谁也不妨谁的事。她穿得漂亮，开着塔尼娅的小汽车，吃喝不愁，心情舒畅，事事遂意。尤其是记者和电视台的人来采访塔尼娅时，塔尼娅总是向他们介绍伊拉，说全凭这个优雅的黑发美女相助，女作家塔尼娅·托米林娜才能写出自己的畅销书。伊拉开心地笑着，记者们兴奋不已：“真是不可多得的新闻！”之后，伊拉的照片出现在杂志上，在电视节目中有她的特写镜头，亲朋好友的电话不断打来：“我看到你了，你真棒，你出名了……”优越的物质条件、积极的个人生活以及塔尼娅在文学领域引以为荣的成就，使伊拉感到了生活的价值，她觉得心满意足。她和所有的年轻女人一样，不可能而且也不想考虑10年之后怎么样。她不会一辈子是个身材修长的黑发美女。等她买了房子、离开塔尼娅独立生活之时，怕是风韵已失，塔尼娅的成就与她再也没有直接的关系了。

塔尼娅多次劝她找个单位上班，可以拿半额工资，即使拿四分之一工资或者计时工也行，只要上班就不会荒废专业。但是不知为什么伊拉不动心，她更喜欢给一个名作家操持家务。塔尼娅也没有执意坚持自己的意见。她们两人都觉得分手的日子还早哪，且走着瞧吧……

分手的日子终于到了。看来事情并不简单。现在，塔尼娅一个劲地自责，责备自己做事轻率，责备自己当时没有坚持，没有强迫伊拉找工作，甚至责备自己不干预伊拉私生活的想法。当时应当拉下脸皮，干预她的个人生活，逼着她早结婚成家、生儿育女，那样的话，伊拉现在就不会瞪着一双惶恐不安的眼睛问：

“我怎么能没有你？你走了我怎么办？”

领导当然不同意塔尼娅调走。这也不难理解，因为没人干活，如果像塔尼娅这样的专家一走，工作准砸。塔尼娅找顶头上司伊萨科夫上校谈过，结果不欢而散，在她心里留下了不快的阴影。

“这事哪能那么简单!”上校发火了,“您瞧,您还想往莫斯科调。都调走谁干活?”

“我不明白,”塔尼亚几乎大吃一惊,“怎么?您不放我走?”

“当然不放。您说我凭什么应当放您走?您给我说说,您怎么认为我会放您走。我不会同意的。干活去吧,过去怎么干现在还怎么干。”

“我已经结婚了。我想和丈夫住在一起。我认为这是正常的要求,法律并不禁止。您不能把我留在圣彼得堡不放。”

“为什么不能?我能。我说不行就不行。谁规定的只能妻子往丈夫那儿调,丈夫不能往妻子那儿调?您如果执意想住在一起,让您丈夫往这儿调。听说他过去在警察局工作,是吗?”

“对,没错。”

“那好,他在这儿能找到工作。您就别瞎忙活了,尊敬的侦查员同志,干活去吧!”

“这……这不合情理。请放我走吧。”

“我不予以考虑。您是警官,请您执行命令。干工作去吧。”

这个结果塔尼亚没有料到。当然,她估计到领导不会鼓掌欢送她离开圣彼得堡内务局,但是她万万没有想到会是直截了当、蛮横无礼的一口拒绝。她原来准备忍着听责备、惋惜的话,结果却是断然拒绝。

塔尼亚把情况仔细分析了一番,她明白了,这事只能托关系,其中一个关系就是副局长韦利奇科。韦利奇科是她在法律系学习时的同学,她实在不愿意去求他。在大学二三年级时,塔尼亚和他有一段热烈但为时不长的恋爱史,虽说两人当时并没有闹翻,但是这事不知为什么在她心里留下了不怎么愉快的回忆。平时,塔尼亚总是有意躲着他,至于为什么她也说不清,而韦利奇科一有机会便走到她面前搭讪几句。这一次,只有硬着头皮找他了。韦利奇科见塔尼亚主动来到他的办公室非常高兴,赶忙吩咐女秘书端上茶水和饼干,仔细听完了塔尼亚的申诉,哈哈大笑了好一阵。

“塔尼娅，你是不是不食人间烟火？怎么？你一次也没调动过工作？”

“没有。我一直在这儿工作。你为什么问这个？”

“因为这是他惯用的手腕。谁想走也得过这一关。没人能逼着伊萨科夫放你走。除了部长外没人能办到。你想走就得直接给内务部长本人打报告，说因与莫斯科一居民结婚，请批准你由圣彼得堡调往莫斯科。如果部长开恩，就会在你的报告上批示：批准。你听着，我是说如果他开恩的话。如果不开恩，他可能大笔一挥，写上‘由圣彼得堡内务局长酌办’，这意味着由咱们的将军定夺。这就要看谁和咱们将军的关系铁了，是你还是伊萨科夫。也许会有第三种可能性，部长就像没见过你的报告似的，当然，部长本人可以根本不理你这碴儿，你算老几，他连认识都不认识你，他有参谋，有助理，报告完全有可能卡在他们那儿，或者无意中塞到别的文件袋里，这完全取决于谁的报告和报告的内容。所以说，你的走留完全操在你的顶头上司伊萨科夫的手心里。不过他心里明白，你和部长没有关系，可是他不摸你丈夫的底，也许你丈夫和部长有关系，而且关系可能很铁，早晚不得不放你走。如果现在他不同意你调动，你就写请调报告，总能达到目的。”

“既然像你说的那样，那他为什么不放我走？”

“因为谁也不会痛痛快快地放人。”韦利奇科耐心地解释道。

“他是不是想收礼？”

“你那么聪明怎么不开窍？他怎么会收你的礼？他是想逼你找上级领导告状。你这不是来告状了吗？对不对？你来告状，领导就给他打电话，问：你们单位的塔尼娅想调走？她怎么来告你的状？伊萨科夫会说：人手太少，一个侦查员几乎一下要接十来个案子，如果塔尼娅再调走，他怎么办？简直不可想像，也就是说，如果做出不负责任的决定，放塔尼娅走，那么圣彼得堡的犯罪率马上会翻十五番，整个城市会乱了套。塔尼娅，你要明白，这全是要花招，领导个个玩这一套。实在让人奇怪，你怎

么不懂其中的奥妙？目的只有一个：既然你想调走，那就逼你多干点谁都不愿接的脏活。譬如说，有桩案子六七个侦查员先后办过，有一半材料或几乎全部证词都给弄丢了，你就把这个案子办完吧。这种案子找不着人办，因为即使下命令也结不了案，只不过是再换一个侦查员，也许是第八个侦查员了，他只能在原有的基础上略作补充，反正案子交不了法院。要不就交给你一个不要命才能办完的案子，因为谁都不想送命。这种案子没人主动接，没人认真办。如果下命令，他们就装装门面，应付个把月，然后将案卷往保险柜里一锁了事，案子毫无进展，没办砸了就算不错。这种无头案，没指望破的案，如果侦查员不关心，你逼他结案实际上是不可能的。于是，他们就把这类案子推给像你这样想调走或有事相求的人，办完了案子就给你自由。他们会说，塔尼娅，咱们订个合同，现在时兴这个，我们同意你的要求，尽管不是非同意不可，但是你也要同意我们的条件，不能半途而废，必须把案子办完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塔尼娅。”

“明白，”塔尼娅点着头说，“按你们的游戏规则我现在该怎么办？是等着领导传我还是我主动登门请缨？”

“先等两三天。我给他打个电话，说你来找过我，之后，他会把你叫去，说 he 不想放你走，说我给他讲了一些令人不快的话。当然，他完全有权不让你走，不过，既然你这么坏，跑到首长办公室告状，他觉得与其向首长辩白，讲清你给首长进的谗言，倒不如把你打发走。这时，你要做出十分内疚的样子，为了让你将功赎罪，他会给你几件谁都不想办而且谁都干不了的案子。办完了案子你就一拍屁股往你的莫斯科跑。”

“真妙，”塔尼娅苦笑了一声，“这主意想得滴水不漏。只是我没有诬陷伊萨科夫，没给你进一句谗言，所以他没法指责我。这一招不行。”

“行，”韦利奇科说着从办公桌后边站起来，走到塔尼娅身边，紧挨着她，居高临下地望着她，“万无一失。他会把这些谗言给你诉说一遍，就算你没说过，你一辈子也辩不清。塔尼娅，我

可爱的塔尼娅,不要以为侦查是一码事,生活是另一码事。两者是一回事。你在侦查工作中几乎天天用这一招,是不是?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这一招管用。你怎么认为它在日常生活中不管用?它的作用在于影响人的心理,从这个意义上说,它是通用的。要想办成事,必须懂得游戏规则,而且严格遵守。我懂得这些规则,伊萨科夫也懂,所以这事能办成。他会把你叫去,说我给他打过电话,说你找过我,抱怨他不放你走,还讲他是大坏蛋、流氓,上班喝酒,收礼,经常在办公桌上和秘书室主任斯韦塔乱搞,她是不是叫斯韦塔?当然,这是我告诉他的。这样一来,他会认为没有必要把你留在手下,他不需要那种为了个人利益向首长打小报告的小人,他宁可空缺侦查员也不要这样的部下。你记住,这是他上的第一个当。他之所以放你,不是因为上级求了情或者下了命令,而是因为你是大坏蛋,现在他本人也不想留你在手下工作了。”

“我告诉他,这种话我根本没说。”

“对。可是他会反问你:他为什么要相信你而不相信我。你诬蔑他是我对他说的。这是他上的第二个当。”

“你真的对他这么说?”

“当然不会这么说啦,”韦利奇科笑了起来,“干吗这么说呢?游戏规则并没有规定非此不可。我只是对他说,你找过我,因为他不放你走,不批准你调往莫斯科,说了一堆对他不满的话。下文由他去想。你只有一个办法能证明确实没向我说过他的坏话,那就是当面对质。你把我们叫到一个办公室,当着他的面责问我,你有没有对我说过他的坏话。但是,我绝不会同意当面对质,我是懂得游戏规则的,所以你不得不认为伊萨科夫有理由怪罪你。是的,我,你昔日的情人韦利奇科原来是个笨蛋,是个坏蛋,让你在自己的领导伊萨科夫面前担恶名,而你又给伊萨科夫说不清,所以,他以后对你没有好印象你不得不认了。至于你调动的事,已是水到渠成。”

塔尼娅好一阵沉默不语，好奇地打量着韦利奇科洋洋得意的大脸盘。

“你听我说，你们机关里都是这样的狗杂种？”

“当然了，”韦利奇科得意地说，“如果我们不是狗杂种，怎么领导你们啊？有意思吧？得，你别给我上道德说教课，我又不是小孩子。你先说说，你的调档函发了没有？”

“还没有。我的顶头上司还没点头放人，怎么能让人家调档案？只要伊萨科夫一说让我走，我马上给我丈夫打电话，第二天就能往圣彼得堡发函。”

“你可要盯着点，”韦利奇科建议道，“你提醒秘书室的姑娘们，让她们函一到就通知你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塔尼娅不解地问，“这样做有什么好处？”

“唉，我的好乖乖，这个时候什么事都可能发生。譬如调档函丢失了。你等上一周、两周、一个月、两个月、三个月，可是没有给你打招呼，你还以为调档函早已收到，档案已经发到莫斯科去了，实际上根本没人发，因为干部处没收到调档函。最难办的案子推给你，其中包括有生命危险的案子，你忙着办案，以为调动的事马上就会办好，可结果是压根儿没办。就算档案发到了莫斯科，那儿看了档案后同意要你，而且发商调函，但是商调函同样会收不到，人家也不会放你去莫斯科。所以你要多留神，盯着秘书室。最好的办法是和你丈夫商量好，不论是调档函还是商调函，凡从莫斯科发的函让他亲自去办，办好后自己送来，然后，由你本人拿到秘书室登记，再直接送到干部处。明白吗？只有这样你才有两个来月后调走的可能，不然的话，你要等上两年。”

“谢谢你指点，”塔尼娅忧伤地说，“你知道，我是个公认的好侦查员，不过，我也许远远脱离了生活，我说的是我和你在一起工作的这个系统的生活。我与检察官、法官和律师们玩这种游戏，可谓得心应手，但是从未料到，一个系统内的自家人之间也要耍心眼。我似乎不应通过领导解决自己的个人问题。”

“得得，别尽往坏处想，”韦利奇科像父亲似的拍着她的肩膀说，“你简直把我们当成坏人了。所有的人，上上下下都是正常人。顺便再说一句，如果这事实实在难办，你就搞曲线调动，递辞职书，摘肩章，到莫斯科后再想办法复职。由于领导不放人，许多人都这样干。你是老百姓，他们不能不放吧，法律上也没有这样的规定。你没想过这一招？”

“想过，”塔尼娅坦白道，“复职必须体检，我通不过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通不过？”

“我专门找医生咨询过。他们说我一点希望也没有。太胖，所有的问题都是来自身体太胖。心脏不好，气喘。总之一句话，这一招行不通。”

“那没辙了，你就等着伊萨科夫让你办一堆烂案子吧。没什么，塔尼娅，别担心，天无绝人之路。你是个聪明人，什么烂案子也吓不倒你。”

韦利奇科的预言丝毫没错。3天后，伊萨科夫将塔尼娅叫到自己办公室，怀着难以掩饰的十分痛苦的心情，说她是个忘恩负义的人，经过这件事后，他没法再留她，随便调哪儿都行，不过首先得……

果然如此，12月，1997年新年前3周，侦查员塔尼娅接了几桩案子，一桩比一桩棘手。这些案子基本上都是陈年悬案，当时最关键的一些工作没做，现在必须花工夫从头做起，有些东西还能弥补，有些东西根本没法弥补。一共9桩案子，只有一桩时间较近，是一个月前发生的，不过，从种种迹象看，这桩案子也不容乐观。塔尼娅决定从它下手。

在这间又潮又臭的拘留室里他已经蹲了一个月了。他什么都搞不明白，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：他应当坚持，他应当想办法出去，不过，这不是最要紧的事，最关键的头等大事，就是不能出卖信任他的人，否则，他会觉得自己不是个男子汉。

已经好长时间没提审他了。总的来看审讯没有规律。当初